

民國奇人戴傳賢（下）

● 周 谷

公誼私情始終不渝

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五日，四月十八日連電催蔣介石赴粵。四月十八日電猶爲懇切：「軍事緊急，昨已下動員令，汝爲（按即許崇智）病新愈，非兄來計劃助理一切不可，接電速來。」四月二十一日覆電：「準於十日內應召赴粵。」五月二日戴再電蔣介石殷盼赴粵之心躍然紙上：「廣東事大有可爲，兄萬不能不去。……本欲赴甬奉訪，惟困於行旅，今在滬錫候，懇即日來，一切當面談也。」胡漢民、陳炯明、許崇智、古應芬亦迭電相催。蔣介石始於五月十日自鄉啓程，旬日到廣州，以母王太太人病危，五月二十四日返滬歸里。六月十四日王太太人卒，享年五十八歲，「公哀慟守制」。孫中山先生六月二十三日馳電奪情：「軍事吃緊，望即來粵，墨經從戎。」八月五日再電囑「速來相助。」直到九月十三日，蔣介石到廣州謁孫中山先生，十七日抵南寧，「往見陳（炯明）總司令，聽其言，殊不可耐，含怒出，即搭船離甯。」再返廣州，復謁孫中山先生，報告廣西情勢，數日

後便回滬還鄉。

孫中山先生鑒於蔣介石有親喪之痛，除於十一月六日電「請節哀速來，臂助一切。」十九日并派陳果夫代表前往祭奠，并親撰祭文。蔣介石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動身，二十二日到廣州。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意見不合又離粵赴滬，六月二日孫中山先生又電蔣介石告急：「粵局危急，軍事無人負責，無論如何，請兄即來助我，千鈞一髮，有船即來。」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離，孫中山先生入艦避難，十八日孫中山先生電蔣介石來粵赴難，即灑淚起程，二十五日離滬，二十九日抵粵海謁孫中山先生於永豐艦，從此患難與共，甘苦共嘗，除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請辭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職一度離粵外，從此不輕言去。孫中山先生在祭蔣母文中云：「文與郎君介石遊十餘年，共歷艱險，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賴蔣介石的軍事長才特多。如無孫中山先生之大度相容，傳賢先生之長時苦勸，其後國民黨所領導之北伐革命大業，以及蔣介石個人之成就，誰也很難逆料，也許歷史很可能會重寫了，所以戴傳賢是這個

時候的一位革命關鍵人物。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湖北武昌舉行，決議修改黨章總章確定總裁制，推蔣介石爲總裁汪精衛爲副總裁。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蔣介石奉黨命代理，九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爲陸海空軍大元帥，推蔣介石真除。戴傳賢與蔣介石私人情誼依舊，但在公的關係上則多稱總裁或主席，以示尊重黨團體制。

參與醞釀組織共黨

民國八年前後，孫中山先生不得意於革命事業，專在上海從事著述，創辦雜誌，特囑由黨內戴傳賢、胡漢民、朱執信等人宣傳革命理論，開啓人民知識。此時戴在上海除鼓吹新思想外，還與蔣介石、陳果夫等革命同志從事證券交易，爲革命籌措經費。民國九年十月「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Chartered Stock & Produce Exchange, Shanghai)開幕，理事長虞洽卿代理理事長聞蘭亭。蔣介石當時是上交所的經紀人，其

經紀人牌號為「恆源號」，營業範圍以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一項。「恆源號」合同參加者計十七股，其中蔣偉記即蔣介石，小恆記為戴傳賢，陳明記為陳果夫，吟香記為周佩箴，張靜記為張靜江，朱守記為朱孔陽（朱守梅）據陳果夫後來回憶說：「蔣先生把這件事（按指中山先生令國民黨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交易所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這問題，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辦的『上海取引所』去參觀了兩次。不久，蔣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陽）兄，周枕琴（駿彥）先生及趙士林等商量，組織第五十四號經紀人，號名『茂新』，做棉花、證券兩種生意。賺了不少錢。」民國十一年三月上交所破產，戴傳賢自滬赴粵。

深入研究共產思潮

戴傳賢在這段時間做了一件嚴重影響後世，他始料不及的工作。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國幾千年的世襲王朝政治，一時并未積極建立起一種新的思想，指導國家政治建設，改造國人思想。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可以說是我國青年人追求新思想的一種行動。

在五四運動前兩年，俄國於民國六年爆發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王朝建立了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列寧由於包括德國在內的外力援助，被禮送自瑞士流亡地返回故國，同年十一月（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列寧領導徒衆推翻了臨時政府，自立為共產黨政權的獨裁者。次年他便全力開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搞以俄國為領導中心的世界革命

，并對內對外大量散佈馬克思的理論和他自己的學說。

民國八、九年這個時候，上海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化的中心，正受到俄國革命的衝擊。當時陳獨秀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二號主編「新青年」雜誌，張東蓀在上海負責「時事新報」與「解放與改造」雜誌，邵力子主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戴傳賢、胡漢民編輯「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這些雜誌對俄國勞農政府的思想、施政以及其當權人物都當作所謂新事物對國人普遍加以介紹。

「覺悟」於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一連七日，刊登了戴傳賢所譯考茨基著的「商品生產的性質」一文，「建設」也於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至民國九年六月一日一連六期印刊了戴重譯考茨基著「馬克思資本論解說」一文，「星期評論」於民國八年六月刊登了戴傳賢所寫「國際同盟與勞動問題」一文，主張「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孫中山先生閱後表示贊同戴傳賢的意見。孫中山先生及國民黨的前輩朱執信、蔡元培、宋教仁、廖仲愷、李石曾等人早就向國人或介紹社會主義或介紹馬爾克（馬克思）或介紹俄國勞農政府。國民黨領導人那時在思想上始掌握住世界的思想潮流。

俄國有革命後，俄國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派人到遠東、美洲、歐洲推銷世界革命。設在南俄伊爾庫次克的共產國際東方局於民國九年初派維金斯基（原名沃爾平，中文名吳廷康，Gregori Voinisky）以俄國記者身份公開率領一個包括

其妻庫茨尼左娃（M.V. Kusnetrova）斯托揚諾維奇（K.A. Stoyanovich）馬馬也夫（I.K. Manayev）佩爾林（L.V. Perin）及翻譯山東老鄉楊明齋等六人組成的代表團，於同年三月抵達北京活動，經李大劍的介紹，維金斯基於同年五月來到上海先找陳獨秀交換意見。

陳獨秀於民國八年六月十一日在北京被捕，釋放後於民國九年元月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民國十六年在北京出版的「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說「是時上海有戴季陶者，組織一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其學說之機關，陳獨秀乃積極參與焉。」這種組織集會研究當代思想是很自然的。如此說屬實，陳獨秀到上海才再參加研究活動，而非原始的機關的發起人。戴傳賢在講「八覺」時說：「我自己是在中國歷史上，的確負了很重要的使命，許多事業的造因，完全由我而起。」這個機關未始不是「完全由我而起」。維金斯基於於陳獨秀的介紹會見了當時上海言論界的領袖，宣傳過俄國新事物的戴傳賢、沈玄廬、李漢俊、沈雁冰、張東蓀、邵力子等人商談，聯合起來在中國成立一個共產黨或社會主義黨。參與商談的人初步同意組織。據說戴傳賢為此草擬了「中國共產黨綱」，中共建黨以前最初文件多出戴的手筆。

忠貞奉行孫文學說

他們經過幾度組黨醞釀商談後，張東蓀、戴傳賢首先表示退出。主張成立中共一派的人有沈玄廬、陳獨秀、李漢俊、沈雁冰、邵力子。民國九年八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對內稱臨時中共

央)正式在上海成立。陳獨秀為書記，陳去廣州後由李漢俊代理。研究會成立前夕，沈文廬拉戴去參加，戴哭着說他不能背着中山先生而去參加別的政黨，堅決不去參加入伙。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於民國三十一年刊行其回憶錄「往矣集」說：「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文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戴却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中共一大代表於民國三十三年出版的「寒風集」也說：「季陶和仲甫(按即陳獨秀)約定共同發起共產黨，到了成立之前一日，季陶來了一封信，說他和國民黨關係太深，的確不能參加共產黨組織，不過他是同情共產黨的，他正在擬辦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贏餘，來幫忙共產黨的黨費。」周佛海、陳公博發表回憶錄時，不但早已離開了中共，也離開了國民黨，在南京與汪精衛落水降敵，為國人所不齒。但不能說這兩位落水的人為過去發起醞釀組織中共一事竟想裁贓？

中共二十八宿的領導人、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俄裔猶太人米夫(Pavel A. Mif, 1901, 8, 3—1939, 9, 10)其真姓名為弗達斯(Mikhail A. Alexandrovich Fortus)他所寫的「中國共產黨英勇奮鬥的十五年」一書中說：「同時，為清洗本身隊伍起見，黨又開除了暫時附合共產運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派陳公博及戴季陶(不久以後，戴季陶便成了國民黨右派的思想家)。」陳公博是參加中共一大的十三個代表之一，民國十一年七月，陳公博與中共意見不合主動退出中共，同年十一月赴美。次年二月到達紐約入哥倫比亞大學

深造。中共遲於民國十二年元月才開除戴傳賢的黨籍，對他來說未免言之過重，戴傳賢自始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參與組織中共的初期醞釀活動。中共還未正式成立前，那裡有什麼「黨」呢，又何必麻煩「黨」去「開除」他呢。

戴傳賢參加醞釀組織中共一事，國共兩方面的官書均有記載，其他官方文件或私人著述也有類此說明。現在還被中共指為「散布反對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的謬論」，為國民黨「進行思想上的準備」，「為國民黨右派進行反動活動的理論『黑旗』」的戴傳賢，中共自己編寫的中共黨史官書，并不諱言還多次提到這位理論家曾參加中共建黨前的初期醞釀活動但從未因此而指責他是叛徒，也就是說他從未參加過中共正式的建黨及建黨後的中共組織。

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國民黨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葉楚傖、邵元沖、沈文廬等在京委員，預定於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舉行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反對中共竊取國民黨黨權，戴傳賢也應邀到京與會。十九日江偉藩、馮自由二人率領羣衆數十人湧至戴所居留的西山香雲旅舍，指戴傳賢曾參與組織共產黨活動，不但不准他與會，繼而擁至北京同志俱樂部加以兇毆。戴傳賢是讀書人，是孫中山先生的親密追隨者，不及參加會議便憤然於二十日離京南下，即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同日分別發表「解除政治職責電」和「解除政治職責宣言」兩電。民國十五年元月二十七日他又「呈中央執監委員會對(中國國民黨)

二全大會處分西山會議關係諸同志失去公平請停止執行文」，對馮自由等所指均未加以書面或口頭申明，也未說他從未參與醞釀組織中共活動事。他可以自行及時辯誣，如果所指不是事實，依戴佛爺純真的個性，豈可任由人侮罵，阿彌陀佛，含冤到底受誣一生？

「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一書又說，戴傳賢與陳獨秀、沈文廬、李漢俊、施存統、陳望道等六人「國聚實力團體備為組織中國共產黨之用。」又說：「戴季陶為成立該團體積極參與之人，然其結果則與中國共產黨分裂，蓋彼係國民黨右派，其人極有幹才，對於馬克斯學說亦極有研究，惟常與中國共產黨為學說上之奮鬥，有惟中國不宜共產主義及共產不宜於國民黨之說。」此一「彙編」在國境內公開發行，戴傳賢豈可不屑一讀。戴傳賢正當新創之後，如不屬實，對此當應立即予以口頭上或文字上之反斥戴傳賢並沒有這麼做，難道有百忍家風之餘意。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於民國二十四年編印有「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書，此書說：「民國九年(五四運動之翌年)，五月間，陳獨秀、沈文廬(定一)、戴季陶、邵力子、陳望道、李漢俊、沈仲九、楊明齋等，在上海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租定會址於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現改銘德里)六號為會址，此為中國共黨之前身。」當時國民黨組織部長為陳立夫，調查科主任為徐恩曾，那時戴傳賢在國民黨為中央大員長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在政為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聲勢顯赫，豈可

任由黨中央組織部的出版品來厚誣戴中央執行委員。戴傳賢生前，民國十四年，民國十六年，民國二十四年，民國三十一年（周佛海書），民國三十三年（陳公博書）至少有五次公開提到他參予醞釀組織中共一事，戴對自己不辯，也未授權他人代駁。後來的人去爲他辯誣，這不是厚愛戴院長，而是太不認識他了。

註：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北京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下令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搜查北京蘇聯大使館及其俄文檔件，並將所得文件派由察哈爾交涉員張國忱負責翻譯其中一部分計三百件，多爲俄共在華活動及籌組中共情形甚詳，於民國十六年在北京分册刊印。此項文件後經蘇聯證實，并分別於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公開發佈。

俄共中共目爲「魔鬼」

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治喪移靈工作結束後，戴傳賢即逕返上海，在上海薩坡賽路慈安里設立「季陶辦事處」，專門從事反共理論著述。戴傳賢在民國十五年講「八覺」時提到民國十四年一年，爲了想從滿地瘡裏，人人迷醉的當中，把國民黨從虛偽的共產病裏面救起來。在總理逝後，決心從思想上開闢總理很確實的中庸之道，和一切惡劣的環境決戰。」

闡揚孫文主義哲學

戴傳賢於民國十四年六月中山先生逝世剛三個月，便完成「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從中國正統思想的觀點來闡釋孫文主義：

一、「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實在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就是接近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二、「先生所主張的國民革命，在事實上，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以各階級的革命勢力，阻止階級勢力的擴大，以國家的權力，建設社會的共同經濟組織，而漸進的消滅階級。」

三、「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最初的動因，和最後的目的，都是在於民生。民生主義是以國民革命的形式，在政治的建設工作上，以國民的權力，達到實行的目的。而民生主義是以中國固有之倫理哲學的和政治哲學的思想爲基礎。」戴此書的中心思想在理論上，反斥中共所持的共產主義及其階級鬥爭，認爲兩者均不適宜於中國。

同年七月，戴傳賢接着又寫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以個人名義發表，指斥中共假借國民黨員、理論過時，投靠番邦：

一、「我們中國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政黨，無論是何種派別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義的覺悟和決心，才可以來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才是真正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

二、「要實際的指導國民革命，非誠心誠意犧牲了自己的空想，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不可。」

三、「只盡量在中國國民黨當中擴張C.P.（按即中共）或C.Y.（按即共青團）的組織。」

四、「你們大家爲甚麼不把C.P.、C.Y.的名義拿出來，還不是因爲時代不需要嗎。你們去工作，表面上并不用你們黨的名義和黨的理論，而且還要極力避開這一種名義和理論，就是一個證據。」

五、「但是C.P.的寄生政策，不把國民革命當作真實目的，不把三民主義認作正當的道理，只借中國國民黨的軀壳，發展他自己本身組織也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所以我認爲C.P.的人，既然已經加進了中國國民黨做同志，至少在中國國民黨裏面，應該要停止他爲C.P.或C.Y.吸收黨員的工作，不得祕密的對中國國民黨員，與以懷疑三民主義的暗示。」

六、「但是中國人總要看清楚自己的需要，尤其是要尊重自己的獨立性，不可把自己民族的獨立性拋棄了，去依賴蘇俄，更不可把自己的必要忘記了去盲從蘇俄。」

戴書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批判中共，立論正確，敘事條理清晰，娓娓道來不動肝火，立刻吸引萬千讀者。因此戴書出版後，國內翻印的好有幾種，數量不下十餘萬冊。戴傳賢於民國十六年元月四日在此書重刊序言中說：「在外國有了幾個文字的翻譯，莫斯科的第三國際，視爲共產黨在中國的唯一勁敵。研究、批評和攻擊，佈滿了第三國際的言論機關。而在國內，則在廣州、北京、武漢被焚燬的不下數萬千冊。」戴傳賢說吳稚暉當時認爲這兩本書，是近三十年中影響

力最大的著作，但吳稚暉認爲此二書遲了半年，不見其益而見其損。假如早半年孫中山先生在時，對新舊黨派都可以得到相當的了解。

共黨視作最大敵人

戴傳賢的理論一出，使俄共、中共大爲震懼，斥之爲戴季陶主義或戴季陶理論（Taisn 或 Tai Chi-taism）。「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所印譯北京蘇聯大使館檔案指出：「戴季陶主義所得的結果不過是國民黨中形成右派。」「因爲戴季陶理論的價值，除了供給反動派的一個武器拿來打擊左派和共產派及軟化右派而外，便一文不值。所以自從戴季陶主義出現後，右派便愈往右傾，甚至於聯合反動派來破壞左派與共產派的聯合。」「因此在北京國民黨中除了極少數幾個老黨員外，實在沒有真正的左派，所有黨員沒有不是戴季陶主義的傾向，在這種情形下，反動派得了戴季陶主義如同至寶。」

俄共爲此針對戴季陶主義，採取了四個方法企圖加以反駁。「文證彙編」說：「戴季陶主義不是中山主義。中山主義的立足點是站在中國民族解放革命運動觀點之上，而不是繼孔子之道發揮中國之故有的文明。」「階級鬥爭并不妨害國民革命。」「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決無取消國民黨之可能。」「戴季陶主義是反動派理論的武器」及「僅僅祇是給了反動派一個很利（厲）害的武器，去攻擊共產黨革命的行動，搖動左派主義的信仰和恐嚇右派軟弱的心理。」

黃季陸在紀念戴傳賢逝世十週年一文中說，

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俄籍高等顧問及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講師鮑羅廷（Mikhail Borodin 原名格魯仁堡 Mikhail Markovich Gruzenberg）在一項祕密文件中指出，有五大魔鬼是共產黨今天最大的敵人，其中最大最可怕的魔鬼，就是「戴季陶鬼」。戴傳賢一再被俄共、中共指爲最大的敵人，可見思想武器的重要了。

鮑羅廷是列寧最初鬧革命時的少數幾個追隨者，其後列寧流亡國外，鮑亦遠居美國芝加哥，清宣統三年（一九一）夏秋之間，中山先生三度訪問芝加哥華埠，鮑一度在當地拜見過這位偉大革命家。俄國十月革命成功，鮑羅廷毅然離美返國，列寧親予接見委以國外重任，先赴美、墨然後轉往英國活動。鮑在英引起英當局注意，民國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被捕判刑六個月，次年二月二十日刑滿驅逐出境回俄。民國十二年俄共與國民黨互派代表團訪問，「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由介石先生率領，八月至十一月訪俄三個月。「列寧代表團」由列寧於同年五月指定鮑羅廷担任，因爲鮑羅廷與列寧關係密切，正當三十九歲英年，精通英文，有國際工作經驗，但此項任命大出鮑羅廷的意外，因爲他對中國一無所知。鮑羅廷於同年八月離開莫斯科到達北京，九月杪經上海乘船於十月六日到達廣州，留居廣州任中山先生顧問，其真實祕密身份爲俄共中央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蘇共以及共產國際所有駐華人員和中共中央均直接受其指揮。

孫中山先生在時及死後一段時間，鮑羅廷受到十分禮遇，鮑羅廷在國民黨內威權震天，沒有

鮑羅廷的同意，國民黨無從決議，即使決議也無從施行，可以說威攝南中國，權傾天下。戴傳賢一度稱鮑爲「尚父」。戴於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就任中山大學委員長，來賓鮑羅廷、譚延闓等相繼發表演說後，戴并領導全體向鮑顧問行一鞠躬禮，以示敬意，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四月開始清黨，立即解除鮑羅廷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內一切職務，鮑羅廷的威權頓失，八月五日鮑羅廷一行黯然離華返國。鮑羅廷於民國三十八年以猶太血統關係被捕，放逐西伯利亞集中營，民國四十年五月十九日病逝營中終年六十七歲。

戴傳賢的兩本理論著作，不但俄共反對，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也於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寫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公開發表，指戴在理論上「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只看見民族鬥爭的需要，而不看見階級鬥爭的需要。」在態度上「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以爲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不是促進國民黨而是陰謀破壞國民黨。」同年十月中共要人蕭抽玉（即蕭楚女）著「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來反對戴的理論，但戴的理論至今仍有其眞理存在。

民國十六年國民黨清黨，沒有戴傳賢這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不可能很快促成這件工作，清黨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的理論仍然指導了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直到現在中共還在批判「戴季陶主義」，算他的思想老賬，可見他的思想也對中共有巨大的影響。

戴傳賢不但在清黨理論上有其卓越貢獻，民國十年元月十四日戴傳賢在給蔣介石函中說民國

七、八、九年他在滬居留期間，「曾爲粵省擬就數萬言之法律案，今尚有數案在起草研究中。」以後舉凡黨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的決策、規劃、特案都由戴親自起草或建議政府的五院制也出自戴的建議。戴傳賢是民國年間一位極其重要的關鍵人物，忽略了他的貢獻，對黨國便缺乏正確的瞭解和認識。

思慮過多沉江不死

戴傳賢是現代國人當中絕頂聰明的才子，太高興大悲傷時，常常會不自覺嚎啕大哭。就因爲太聰明了，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別人未見到的他早已了悟，而他又自涉現實政治，政治又極其複雜，難有軌跡可循，以致精神不振，思慮過多，常常自苦。他講的「八覺」也就是前半生的懺悔錄。

他說在日留學時養成了一種浪漫的性格，上海正是腐化人格的地方，「所以我因了自己的墮落」，「假使從民國元年以來，能够得着幾個很嚴正而親愛的朋友，如（張）俊生先生，我決不至種許多浪漫的罪惡，而使我在這許多煩悶痛苦之中，一頹不振，造成今日這種悲哀孤獨生意斷絕的境地。」「都由於十六七歲到三十歲當中無恆心的，個人享樂的，無節制的思想和行爲，狂飲，縱慾，過度的勤勞和一切不規律的生活習慣，都是重大原因。」

民國十一年中山先生派戴爲其代表赴四川，勸說川中將領息兵合作開發四川實業。十月二十三日戴傳賢與四川軍人代表向傳義等三人離開上

海，自南京乘船赴漢口，并自漢口換乘招商局「快利輪」溯江而上，十一月九日左右，船航至湖北宜都間，戴覺精神不振，從甲板上躍江自殺，想把自己「民國九年以來三年當中一切的煩惱、罪惡、失意、憂思通同付與長江的水，流得乾乾淨淨。」戴傳賢命大沉江不死，開始信仰佛教。

婚姻情關自陷痛苦

戴在婚姻關係上，又常自陷痛苦。據他的老同學謝健說，戴在日本留學時，與韓國復國志士交往，得識一李姓皇族公主，爲韓王（日韓合邦廢君所改封，類如日本親王）叔輩之女，亦在日留學，因韓國人在東京行動不甚自由，故戴與伊往來均守秘密。戴個儼少年，文名尤盛，風頭甚健，終獲公主青睞，相約訂婚。訂婚之日，席間，戴唱日本歌，謝唱川劇，李皇叔朗誦論語一段助興，其餘猜拳行令，衆皆大醉。戴忽放聲痛哭說：「人生遇合，不過如此。」迨回到謝家，仍掩泣不已，朕兆頗不祥。果然，對方可能因政治上的關係，似受威脅，不三日，交往遂絕。以後戴傳賢對此事絕口不談，外間知此事者甚少。

清宣統三年，戴二十二歲與吳與鈕浩小姐在上海結婚。鈕字養吾，後易名有恆，自幼篤信佛教。戴在「八覺」中提到民國十一年「這時我的心裏，二十四分的苦痛，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來一件很錯誤的戀愛，種種魔障纏繞，自己偏偏認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象的當中，再也不能明心見性，一刀兩段。」這場「錯誤的戀愛」，很可能指趙文淑（季官）小姐而言

。那時趙文淑在上海戴家幫忙家事，料理戴的兩子生活。此事趙的兄弟趙文田四十多年後也曾提到。民國十一年戴傳賢正式立趙小姐爲如夫人，民國十五年趙文淑爲戴傳賢生一女家祥，同年又立趙令儀爲如夫人。

抗戰發生後，戴於民國二十七年四月特囑趙文淑自重慶經港返回上海，十二月攜女家祥到重慶。如夫人趙令儀戰時住浙江遂安，民國三十六年秋挈養女戴慕儀到京，戴囑其歸居四川成都吉祥街自宅。元配鈕有恆戰時隱居上海，日久迭有紛擾，不得已於民國三十一年自上海間關入川尋夫，同年五月奔抵重慶，路途勞頓不幸同年九月十五日病逝。民國三十三年元月二十七日戴正式娶趙文淑爲繼配，完成法律婚姻手續。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其女家祥與束雲章之長子束會時訂婚，次年元月二十八日結婚，聞現已離異。

民前戴傳賢在日本時，與日女津淵美智子同居，長子家秀（安國）於民國二年十二月出生，民國二年以後，戴傳賢隨孫中山先生在日居留二年餘，民國五年三月攜家秀母子返回上海，其弟於民國五年九月十日出生。家秀兄弟二人初由元配鈕有恆撫養。家秀妹生於民國九年，由上海殷商顏博誠夫婦領養，易名顏世芳。

戴於民國十七年遣家秀赴德國留學，民國十八年畢業於德國工業大學，回國後先後任職軍政部兵工廠、國立同濟大學教授、交通部民航局長，最後任中央信託局駐西德代表，民國七十三年在台北病逝任內。民國五十六年津淵美智子來台定居台中豐原，民國六十六年病逝寓所，享年

當在八十以上。

戴的胞侄戴家駒、戴家齊，民國十二年戴奉太夫人之命囑在外教養，由向傳義攜往上海交其叔管教。戴家齊後在浙江杭州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工學院讀書，民國十七年三月以中共黨員嫌疑在杭被捕。戴聞訊後嚴令其自首，親為保釋出獄。如有意外；這如何能向太夫人交待。家齊後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民國三十年在西康西昌主持農林部國營農場，病逝任所，家齊為戴二兄傳榮之

獨子，兼祧三房（傳宜），又繼叔祖，兩代三房，僅此一線，遽爾中斷，上有重闈，下有少婦，茫茫內顧，其叔愛懷不能自抑，哭之甚哀，云無面目見其太夫人。

一再不安自戕損生

民國三十七年行憲，蔣總統介石於六月五日特任戴傳賢為國史館長，七月十日交卸任職長達二十年之久的考試院長一職由張伯苓繼任。徐蚌

會戰後，戴傳賢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偕眷自京飛廣州。到廣州後決計四川，但因氣候惡劣，專機不能起飛，情緒不安，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深夜自殺，次晨長逝，二月十六日由其長子家秀運靈柩飛成都，四月三日與元配鈕夫人同葬於成都外西廛子巷太夫人墓塋。

戴傳賢是現代史上的一位扭轉一個時代的偉大思想人物，在民國上有其卓越貢獻，歷史豈能忘却這樣一位吳興才子。

中 外 詩 壇

澤畔懷人用思謙韻 美國 王師復

連山西望碧離離，嘯志歌懷憶牧之。
五稔風光消錦瑟，殘年流寓逐秋麋。
迷茫七海知音在，寂寞斜暉曲水涯。
孤影臨波隨盪漾，何期虛抱浥清厄。

讀欣雲文集却寄王作榮

美國 王師復

蝶夢遊蓬不可尋，燭殘絃斷日西沈。
無方駐景悲生憤，一暝成灰殉以心。
未許前塵歸幻境，徒教後沒事孤吟。
安仁感逝情長在，莊岳何曾識此音。

小詩代柬致候戎庵先生台北

澳洲 趙大鈍

泥壚溫酒憶朋歡，珠城南風徹骨寒。
萬里滄波八年別，寄詩如舊即平安。
投老商量宅一區，土膏風味詩霜疏。
更鋤荒地開三徑，延佇來停長者車。
天風瑤札落柴關，珍重裴池卷冊閒。
勝似江東恨雲樹，開編如晤故人顏。

病中得詩

香港 何敬羣

一榻秋風送晚涼，醫樓高處總徬徨。
九年面壁難為悟，三月猶憂不下堂。

羅尚主編

久慣奔波原熟路，不虞趨蹶竟重傷。
平生豪氣今安往，付與維摩說法場。

都門詞

台北 龍定

不吹號角不播鼓，拒馬人牆作圍堵。
四郊無壘上炊烟，十二都門走豺虎。
九重輪椅臨萬民，梅花亂放蓬萊春。
不須更夢西湖水，疏影橫斜愁煞人。
夜來天上孤寒月，桂樹能禁幾回伐？
倚樓無寐對幽光，欲寄相思遯秦越。

方壺

前人

多財厚福住方壺，霞蔚雲蒸景麗都。
仙釀甘醇逾北府，梅花香艷勝西湖。